十三經義疑

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榦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十三經義疑卷五

華亭吳浩撰

禮記

矜我慢物中人不免若有心而無迹則於物無傷孔疏以長敖為著迹之稱竊疑當兼内外葢凡人之情由心而發但制其外則病根未除將有一發而不及制者與原思以不行為仁將毋同

文淵閣寶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曾參不在四科而子路入四科故曾參心服之四科就從於陳蔡者言非此外皆劣也一貫之傳曾氏在端木氏之上直與子淵比肩其服子路是其虛懷子輿不以不在四科絀季路不以得在四科優也

不服闇不登危

服闇不知而作也登危行險不循理也妄作行險取辱之道也身辱親亦辱孝子懼焉

尸必式

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君在廟門內則疑於君乃君自下之而尸僅式焉非倨也遜避不敢當之意也此與聘于隣國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相似若非在車則必還辟矣車中不便為此容故式之以示遜避之象其式也殆有踧踖不寧而異於平時之式者歟

刑不上大夫

此非不刑也有罪先議議所不赦則削其爵而刑於甸師上加也當其為大夫刑勿加矣惟王朝之大夫則然

若侯國之大夫肆諸朝士則肆諸市王朝之士亦肆諸
朝
今為士提物更在帶下
上經云提者當帶謂屈臂當深衣之帶而提挈其物也
則提不在帶下矣孔疏士則提之旣云即上提者當帶
何以又云更在帶下歟
魯人以臧紇有功立其異母凡臧為
臧為之立無廢二勲也二勲文仲宣叔也季孫用孟椒

之說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犯門斬關則固以紇為惡臣功於何有

山澤之所出

疏引羽毛齒革君地生焉按此係重耳答楚成王見已無以報楚非數之以對成王問也孔氏特以羽毛齒革明山澤之所出耳

魯昭公取同姓孔子不仕昭公既先諫

按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襄公在位三十一年而薨

公子稠十九歲矣孔子甫十一歲耳昭公之娶孔子何以能先諫歟且仕乃可諫而正義已云不仕矣既字恐是不字之譌

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廣安游氏曰不喪出母古禮之正也孔氏喪出母孔子行之而非以為法今禮家為出母齊衰杖期此後世之為非禮之正也又張子曰聖人則處情子思則守禮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也子於母則不可忘若父不使之

喪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愚按禮父在為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為後之子於禮無服嫌不祭也是時孔子猶存鯉可服期聖人始則體伯魚之情而使之喪期猶聞伯魚之大而嘆其甚中正無偏情理各當子思性剛奚以慰厥子乎白也而非出母所生則可耳

日知錄以伯魚之為母期是父在為母疏以謂出母者非戴禮緒言按孔子年十九取宋亓官氏明年生子昭

公賜鯉因以命名年六十六而亓官夫人乃卒其無出妻事明矣顧陸之論尤高

與哭師同

孔子哭子路于中庭註云與哭師同愚按下文師吾哭諸寢非中庭庭在寢室之外寢門之内是亦較朋友為親之矣故山陰陸氏曰哭以師友之間進之也如曰同于師也無乃已重乎

時衛世子蒯聵篡輒而立

按左傳敬王之命蒯聵曰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則蒯聵雖非父命實奉王命況輒愎而虐不足為君既出之後遂卒于越夫子不為衛輒靈公未嘗立輒何必以出公當立而目莊公為篡乎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

註疏曲說也顏氏之歸郰大夫實承父命何恥之有且顏氏不以墓告子子獨不當一問乎顏氏之死孔子年已二十有四縱不問母不可問之他人乎如聊曼父之

毋可問久矣奚待殯于衢而後問乎先儒謂欲致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倘人第非笑之而卒無問且告者可若何雲莊辨之良是

公無復歡樂

按太子曰吾又不樂而正義以公代吾似未切杜氏云君之不樂為由吾也則傳文吾字有着落矣然亦覺牽强竊疑不樂二字乃申生自言葢君已老而居不安食不飽非人子之所樂也言此以謝或人

踰月則其善也

孔穎達謂士數死月為三月是踰越一月然則孔子所言踰月即是中月而禫與　今制二十七月合陳氏乃以三年之喪實二十五月葢依三年問也然朝祥祥字已是二十五月何陳氏以為二十四月耶

言此未病之時猶得寢卧

竊疑曾子病亟時尚欲易之豈未病時得以寢卧只是病時偶爾失檢卧此此必須易已病未能故命元起易

焉

浴於爨室

疏謂曾子故為非禮以正其子竊疑死後之浴非必死者之命况易簀之後反席未安而即沒乎如謂反席之前欲易之後尚可有言然曾子此時祇欲易簀神衰氣倦何暇更及身後之浴想是曾元以厥考易簀意在謙儉故浴亦從謙然而過矣於禮未嫺故進退失據

大功廢業

此與期功之喪不廢絲竹相反與大功將至辟琴瑟相類楊用修云業樂簴也左傳學人舍業亦謂不習樂也若訓為學業果可廢乎哉生人大功之服不一又加之以期期之服又不一學之廢也屢矣惟父母之喪學雖廢也可或曰大功誦可也其亦知學之不可屢廢者歟

而曰女何無罪與

何字疑當作之字子夏自謂予之無罪故曾子歷數其罪而詰之玩而字與字可見若用何字而曰下須添無

罪二字作一句承子夏無罪之言而駁之

消搖於門

鄭註欲人之怪已不如東滙寬縱自適之貌為妥此見夫子之殀壽不貳何怪焉

舉者出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句尸出戶馬氏從鄭註也然三山陳氏禮書不改上戶字而以舉者出戶為句亦通葢舉尸者出戶武叔乃隨之出戶而袒且髺髮

也孔疏喪服小記亦不改上户字士喪禮卒斂主人括髮袒于房則出户而袒髺髮非禮矣故子游嗤之

同爨緦

從母之夫舅之妻不應相為服或人之説非下云嫂叔之無服也推而遠之也況從母之夫舅之妻乎若朱子則與鄭孔異朱子葢以甥與此二人皆不相為服故答或問云先王制禮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母族惟三故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於從母之夫舅之

妻皆不為服推不去故也由朱子之言觀之則惟舅與從母甥當為之服耳唐玄宗時從韋縚之言加舅母堂姨舅之服知禮者如崔沔韋述楊仲昌皆諫或曰同爨緦者或甥與從母之夫同爨或甥幼火與舅之妻同爨則情不容已緦可也如此解或說乃通

其徒趨而出

鄭註徒謂客之旅陳註其徒門弟子也當從陳氏

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曾子益據周人兼用祭器明器實人器虛鬼器而言夏無祭器故實明器之半周既實祭器則明器宜虛所謂明器神明之也宋襄公用物太多并明器而實之故為曾子之所譏

縓纁之類

疏引爾雅釋器二染謂之縓三染謂之纁今按爾雅縓止一染紅色甚淡再染謂之赬非縓也且經止云縓緣不必及纁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註以所識為死者竊疑當指生者葢知生者弔所識之兄弟死其同居者固弔矣雖異居者亦當弔之若所識而死則傷之而已其不同居之兄弟未必皆素所往來何從一一而弔之哉

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

故為之服

按春秋王姬乃魯莊舅之妻非姊妹比也莊公為之大

功特欲以媚齊襄耳舅如齊襄服之已為忘父之讐況其妻乎禮舅之妻無服而乃為之大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與禽獸奚擇焉

平公飲酒

長樂陳氏曰平公賢孟子而終于不可見尊亥唐而終於不共治愚按孟子生春秋後時則有魯平公若晉之平公在春秋襄昭之閒何由知有孟子哉

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

註疏則豈不得以句集註引之在前然不如後説為妥

幼清前輩曰得字絶句亦通

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

以機封作機巧也非也視豐碑視桓楹僭於禮也亦非

其非相似皆不從其初故欲明作機巧之非而以僭於

禮之非況之如皇氏解豈僭濫之事猶可恕乎

庫門自外入之第一門亦曰臯門

集註蓋據魯而言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魯之外朝

所在故宰夫之命諱新必至庫門也凡諸侯三門皐應路若天子之門則有五一曰皐二曰庫皐庫各别三曰雉四曰應五曰路路門亦曰畢

喪不慮居

不慮居不慮及已之居室也葢廟重於居當有廟者先立廟不當有廟歉仄方深忍慮居乎君子之喪居處不安尼甫之言可思也而王制亦云寢不踰廟

歌於斯

石梁王氏云云已見孔疏王葢本之孔也

埋之以帷

註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葢不以新帷新葢也若帷葢之敝者上文固云用之帷埋路馬則以新帷

叔仲皮學子柳章

請繐衰而環絰請於子柳也下即請之之辭末句乃是子柳從衍所請耳疏似太曲布細而疏曰繐喪服記云繐衰四升有半

蠶則績而蟹有筐三句

績者自宜有匡不當資之蟹也乃蠶績無筐而蟹有匡冠者自宜有緌不當資之蟬也乃范冠不緌而蟬有緌凡死自宜服衰不當資之子皐也乃凡死不衰而子皐為之衰此謠蓋嘆成人衰不由中而美成宰之有以化之也

王制卿大夫

既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又云次國之卿下當其上大夫

小國之卿中當其上大夫是卿之下又有上大夫也愚按周官無上大夫則卿即上大夫乎故鄉黨但記孔子與上大夫言而無與卿言之文賈公彥云春秋之義卿稱大夫

既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小國亦有三卿矣又云小國二卿愚按周禮太宰職設其參三等之國同則小國之卿亦有三但皆再命本典命與大國次國三命不同耳夏官大國三

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則三等之國卿數同但命于天子者有多寡之差耳

集註或以大夫有上中下之辨或以諸侯無中大夫周禮有中大夫天子之制也或以小國特言卿則兼三等之卿可知與經小國二卿背蓋馬氏方氏所見不同而陳氏亦未之折中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徐註云此錯簡當在下章小國上士二十七人之下三

國之士自上士止故言此以足之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者謂天子及三等之國其中士皆三倍於上士下士皆三倍於中士也非謂頫聘之士可空國而出且本文明說中士下士如何以次國為中小國為下乎愚按鄭註大宰職連引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徐葢本之但以三分為三倍亦所未安竊疑上之三分云者就上之數而遞加焉則為三案周禮六官中士佐上士其數倍之下士佐中士亦然若佐上士則再

倍之天子如此三等之國當放此故云各居其上之三分

喪三年不祭

此據宗廟吉祭而言喪畢合食名之曰祫三年之内葢存之而已惟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不敢以私喪久廢至于宮中五祀雖祭而禮不備既葬而後祭六宗山川顧祭服喪服吉凶不得相干殆使人代祭耶春官云王不與祭則大宗伯攝

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此承祭用數之仂而言豐年有豐年之仂祭用其十之一不加多凶年有凶年之仂祭亦用其十之一不加少所謂量入以為出也喪用三年之仂放此

凶年不儉

雜記祀以下牲集註謂王制云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與此不同未詳愚謂未嘗不同也葢凶年有凶年之仂祭用其仂較豐之仂殺矣祀以下牲固宜云不儉者

凶年之祭亦用數之仂未之或減也非謂牲牢與豐年
同
豈得謂士踰越一月乎
左傳士踰月王制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孔氏通彼我
之懷故謂士數死月爲三月是踰越一月如死在八月
則踰越九月至十月而葬也晉悼公於襄十五年十一
月卒於下年正月葬杜氏亦云積三月也踰月而葬速
呂相絶秦文踰越險阻亦謂從坦途越險而仍至於坦

迻陳氏謂大夫四月可言踰越一月士三月豈得謂踰越一月竊謂非孔疏不可通陳註實錯認其意而無以通之矣庶人亦三月而葬者禮不下庶人將行吉凶之事則依放士禮為之無定限

明七教以興民德

疏曰德者得也恐人不得其所故以七教以興舉其民使之皆得其所也不如嚴陵方氏之說為妥方氏曰德非教以興之則易以廢故明七教以興民德

不粥於市

歷陳不粥而并及衣服飲食此非民間常用之物耶何為而不粥也想是恐其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及屬遊飲食於市者耳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

習舞釋菜之以上丁也丁寧之也曷丁寧乎爾以人當謹始而丁寧之也曷言乎人當謹始而丁寧之丁後甲三日而甲者日之始也始不可不謹是以丁寧之也曷

丁寧乎爾以人當改更也而丁寧之也曷言乎人當改

更也而丁寧之丁先庚三日庚之為言更也有過必速

更是以丁寧之也吁先王之丁寧乎人者若此其至也

曷為乎人且習而忘之也盍亦自丁寧焉從前種種譬

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慎毋苟且於前而又

因循於後也

馬氏云為文明故也律歷志云大成於丁則丁成也孔

疏亦云取丁壯成就之義欲使學者藝業成也

聘名士禮賢者

蔡氏云賢者名士之次名士優故加束帛賢者禮之而已然先儒有言曰士希賢賢希聖人以賢名與士之有名者將毋同聘之禮之互文耳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鄭氏非之謂與毋有壞墮自相違悖按薄刑小罪即輕繫也斷決既明可出則出不然月屆純陽熱氣漸盛圜土之中其苦難堪葢斷決正是恤刑助氣生長與草艾

則墨肅殺用刑有别

毋燒灰

或疑灰不可燒余讀周禮儀禮及左傳知灰之為用多也掌炭掌灰物之政令註云灰給浣練考工記練帛以欄音鍊木名為灰註云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掌蜃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註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之蜃也蟈氏焚牡蘜以灰洒之去鼃黽也壺涿氏以焚石投之除水虫也焚石即今石灰士冠

禮白屨以魁柎之註云魁蜃蛤柎注也疏云以蛤灰塗注於上使色白也鄭氏謂今東萊用蛤謂之叉灰云左傳曰始用蜃炭葢闔壙以禦濕且攻虫豸也然則爛石蚌蛤之屬固燒以為灰而用之舊説灰火之滅者仲夏不燒恐傷火氣愚謂當暑炎炎火烈逼人恐致疾也

月令季秋

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即周禮羣吏聽誓於陳前也以大閲禮重故斬牲搢扑約束獨嚴異於蒐苗獮也顧周禮

屬仲冬而月令則季秋葢為月令者以周之仲冬即夏之季秋故下文仲冬反言毋起大衆也雖然斗建戌之月禾未納也場未滌也遽行大閱之禮可乎康成以為實夏正之中冬夏小正十一月王狩而譏月令之失良然葢周禮雖用周正而兼言正歲邠風七月亦用夏正所謂三正通於民俗周特舉而迭用之也不韋當日以呂氏春秋懸諸國門人莫能改特以勢壓之耳豈真不可更易也哉

乃嘗魚

金華應氏曰大饗帝則嘗犧牲薦寢廟則嘗魚致敬於天與親也按季秋大饗帝嘗集註云饗嘗皆用犧牲是嘗乃秋祭之名與此嘗字殊夫犧牲則何可嘗乎

入門哭者止

哭者止不待命而止也蓋入門之子固其君也乍見而敬心生故哀情暫減而哭自止也子哭乃復哭君令臣共之義也初告時止哭必待命則猶未見子也

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

疏曰若順也有司畏康子之威不敢辨正故云若康子者愚按鄭註若康子者四字與君弔其臣之禮連文不與辨猶正也相屬若字當指康子拜稽顙而言

君王其終撫諸

文王事殷孔子稱其至德乃記人述寧王之對文考曰君王其終撫諸武成未告而稱文為王不已早乎書稱文王史臣稱之也詩稱文王詩人稱之也文是謚法追

王而後稱文王禮家多以文為年九十六稱王踰年而崩知禮者如是歟惟大傳謂追王文王昌此言可信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

正義引金縢鄭註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鄭用衛宏之說也王肅則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公辟之居東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

年十五迎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明年成王即政愚按成王十五時已英明如此豈幼而不能蒞阼乎若公欲代王攝政則流言之起不爲無因矣其言成王收捕公之屬黨亦與書言王亦未敢誚公不合

以爲世子則無爲也

疏曰成王既無父今若以成王爲世子時則無世子之處又曰周公全用世子禮教之故云若爲世子時實則

不為世子也二說不符集註從前

而衆著于君臣之義也

疏云俗本皆云著于君臣之義也而定本無著字義亦通吾所不解無著或當作有衆耶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此是墨翟之教非孔子語子固言親親之殺禮所生也孟子言以及人之老幼方是善推與此迥别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

戰國時人譏禹德衰正與此合此等邪說葢始於蘇代子之之流孟氏雖闢之其說猶未泯也

祭器不假

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非禮也乃王制則云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曲禮云凡家造祭器為先又云問大夫之富祭器衣服不假何居按周禮大宗伯註云此謂公之孫始得有祭器者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然則禮運所言大夫侯國之大夫歟王制及曲禮所言

大夫王朝之大夫及公之孫歟

養人則不足

此蓋放惠而不費之意然語焉而不詳矣費則不足惠而不費仁育萬物何不足之有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此語尤不情非註疏大全誰能通曉乎

禮運周氏說

延平周氏曰孔子言道之序則仁先之知次之勇又次之言為道則知先之仁次之勇又次之此蓋據魯論而

說所謂道之序是憲問篇君子道者三云云所謂為道是子罕篇知者不惑云云

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註引易繫辭危者安其位疏謂所以今日危亡者正為不知危懼偷安其位故致危也義亦可通但與下保其存語意不合當從大全按鄭註云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夫居安如危則位可安矣故云能守自危之道蓋原含大全之意也

著巳之功績以自勸

封繹禪云云云繹繹太山旁小山名刻石紀號良由自矜非以自勸也夫勸勉在心不關著巳之功秦皇勒石頌功德勸于何有哉白虎通以著功為自勸亦屬回護之詞

皇氏云魯用王禮故稱王

魯惟太廟用王禮非魯君皆得用也周公用王禮不追王豈子孫反得稱王乎魯之秉禮莫大于不稱王而後儒顧誣之乎

八蜡

八蜡之說不一愚按經文明言之先嗇一田主神農以始為耒耜故名先嗇司嗇二田正棄棄司后稷百種三司百穀之種之神農四田畯郵表畷五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為郵舍田畯居之以督耕者禽獸六貓虎之屬坊七隄也水庸八溝也昆蟲乃與草木對說為害于田不當在祭饗之列陳澔則與註疏同王肅則與註疏異王分貓虎為二竊疑此皆禽獸耳何必分或謂司嗇即先嗇然經文既曰祭主先嗇又曰而祭司嗇則固有別矣周禮賈疏亦

謂先嗇尊司嗇甲先嗇尊故曰祭主先嗇詩以御田祖即大司徒所云田主始耕田者盧齋合貓虎而列之第六然經文先言饗禽獸而恐人疑其無謂也故復申明其故謂如貓虎之類皆有功於田者想亦不止於貓虎耳余既列八蜡及閱禮書與余適合

四㫕字本皆絕句然細別之云云

此石梁王氏說一條當移置下節

明夷睇於左股

今本作夷於左股本義云傷而未切與鄭氏所見本不同

不有敬事不敢袒裼

爾雅釋訓襢裼肉袒也詩叔于田朱註本之襢袒同去襄露裼曰袒亦曰裼去裼露肉曰袒裼李巡曰脫衣見體孫炎曰袒去裼衣郊特牲云君肉袒割牲敬之至也賈公彥曰袒是盡敬之事若然敬事袒裼重其事也不有敬事而袒裼肆其情也當與勞毋袒叅看不與襲對

如作見美之裼解上文何以又云不敢襲乎

子犯顏諫諍使父母不悅也

按事親有隱而無犯此經詞義亦不見有犯處疏特因不悅二字謂為犯顏然父母不悅之情不必因犯而始有也下文添一怒字只是熟諫使然

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疏云衆婦無禮冢婦不友之如其說經當云無禮之介婦不當用於字矣大全劉氏曰不友者不愛也無禮者

不敬也言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自當任其勞不可怠於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如劉説當以毋字貫下然亦累墜欠自然故石梁王氏曰友謂當作敢者是

三日始負子

在人懷抱如負此人非謂兒在人背上也

世子生接以太牢

杜預以為接待夫人以太牢鄭氏以産婦虛羸未能以

禮相接乃讀接為捷訓捷為勝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而集註以為迂葢初產不宜補補亦不須太牢也傅氏陳氏謂以太牢之禮接見其子此說可從葢以子生心喜且重其事開筵延客接見其子故下云接子也

咳而名之

註疏咳字又作孩户才反陳　註引說文咳小兒笑聲則咳孩二字通陳註又云謂父作孩聲笑容以示慈愛而名之孔疏則云謂以一手承子之孩而名之以咳字

屬子與陳氏殊陳所以不從孔者當名之之時非必適
逢子奚奚亦未能有聲也
時大夫又有大袞也
經言君有黼袞則君無大袞矣經言惟君有黼袞則大
夫無黼袞矣周之衰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鄭氏
從惟字想出似當云又有黼袞云又者君有大袞大夫
又有黼袞也
夫人揄狄

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鄭註如此則公之夫人可知矣三公八命着鷩冕其妻宜揄翟及註司服則異是蓋以三公屈于王而執璧與子男同故有三夫人及公之妻闕翟之說亦疑而未定之辭禮書言公之夫人褘衣蓋指二王之後其他自揄狄耳明堂位言魯夫人副褘則以魯侯祭文王周公得用天子之禮故君衮冕而夫人副褘若祭先公則降焉非公侯之夫人悉與王后同也

視下而聽上

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之右而左為上矣向任左聽亦任左所謂聽上歟視帶以及袷所謂視下歟疏謂仰頭向上而聽之恐與視下碍

士於君所節

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諱其名也士卑故雖沒不諱於君前與大夫言士生則名之沒則字之大夫之生者於君前則名向大夫而名之不恭亦字之若沒則謚之

示已文教所循環無窮也

疏似旁人論孔子若孔子之佩象環當以自勗謂已之文章須如環然五寸法五行亦謂已須自強不息如五行之成物然也

賓入不中門

入不中門外臣且然尼父所為致謹於一立也若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則以從君而行斜列於卿與士之間如雁行然卿不沿君之迹大夫不沿卿之迹士不沿大夫

之迹以尊卑為先後原自秩如雖中棖與闑不嫌耳

　私事自闑東

疏云示將為主國之臣也果爾得無有二心乎

　私人擯則稱名

别於公士也公士為下大夫擯則曰寡大夫私人不得云爾也公士為上大夫擯則曰寡君之老私人不得云爾也所以不云寡大夫寡君之老者私事使降於公事聘也

必與公士為賓也

玩與字方氏說是意義亦近情蓋公士非大夫之屬相去一等耳士宜恭大夫宜謙各盡其道可矣鄉射記大夫與則公士為賓是公士固可與大夫為賓也若改賓為擯則與上公士擯重

明堂位篇

王氏曰此見春秋經而不見傳者故謂未嘗相弒未嘗變法愚按此篇當作於魯儒故鋪張揚厲之辭為多至

謂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則并非居攝其位信乎不利孺子矣誣甚

西門之外東面南上

此朝位南面北面皆東上則東面西面似應皆北上而西門之外獨南上與在西堦者不同何居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較整愚按儀禮間有東面南上然各有義存焉士喪禮族長莅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葢對占者三人在其南

北上則所謂上者皆取南北之中也特牲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統于賓也有司徹註云東面者北為下則以主婦特位立故依曲禮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因乎陰陽也明堂西門之外所上不與東外對其義安在疑南字或北字之訛

論語稱伯禽為魯公本侯爵過稱公也

按春秋皆稱公臣子之辭頌云乃命魯公論語春秋頌皆魯書也不為過稱

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此指喪國之後而言如秦滅周及六國不聞封其子孫然豈以國亡而不祭乎又豈敢以父曾為天子諸侯而設其裳衣以觸時王之忌乎夏商之後修其禮物承周王之命故爾

天子諸侯之適子與君連體故不降妻之父母

愚按與君連體是言世子之貴不降妻父母是言為妻故親之意不相屬疑與君連體下或有缺文當云與君

連體似可降妻之父母故經特明不降親親之故也

亦敬賓故也

按註云臨事去杖敬也葢敬其事也喪大記云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疏乃云敬賓則拜送賓何以杖耶賓字疑衍

庶子不以杖即位

日知録云喪無二主則無二杖愚按集註云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然則喪服小記葢言庶子不以杖即阼階

下哭位與適子同非無杖也故喪大記云子皆杖不以即位又雜記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註云祖不厭孫此長子之子亦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獨居己位耳夫祖不厭孫而謂兄乃厭弟乎

易牲而祔於女君

正義曰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按下經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註云以士牲也然則易牲而祔于女君不以妾牲矣女君尊也

上經士祔於大夫則易牲亦以祖尊不可以士牲祭也若嚴陵方氏之說則謂妾祔女君嫌于隆故易牲而祭以示其殺是易去女君之牲矣與註疏不同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

集註前說本註疏然後一說較穏葢經原云不攝大夫非不使大夫攝主也按摘註緝要亦從後說

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

禮書云孔穎達言別子之所由出其可宗乎是固然矣

禮書又云繼别子之所自出者即别子也然别子為祖不得稱宗當從朱子以之所自出四字為衍

兵舞非樂師之文

按鄭註原兼引舞師樂師兵舞舞師文也干舞樂師文也羽舞旄舞亦樂師文鄭未嘗以兵舞為樂師文也疏葢推鄭引兵舞之意以證經中戚字云爾

樂静而禮動

按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意禮以地制如由

地出不可移易則似當云禮靜而樂動雖禮樂相因動靜互根然為著不息者天著不動者地而言則言固各有所主也至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間耳二句方是言禮樂同有動靜在動非動在靜非靜乃天地之間而機緘之妙言又自有其序也

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四句

註疏以勞逸屬民按孔子論政曰擇可勞而勞之則君德之厚薄不以民之勞逸分視其勞之當否而已不如

應氏以勞逸屬君說為長

倒載干戈

熊氏云凡載兵之法皆刄向外今倒載者刄向國不與常同愚按少儀云乘兵車出先刄入後刄不忍以刄向國也集註本此可從

非道理之理止謂容貌進止之理

理一而已容貌進止之理即道理之理也但此處就發諸外者言耳不有諸內何從發諸外乎無怪乎人之以

禮為偽矣

則其父母勿能主也

子為大夫雖尊不加父母乃曰父母勿能主何也貴不可以及父父子一體也父貴可以及子子貴獨不可及父與

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

內註謂即大宗伯小宗伯顧大夫之喪似不當煩卿貳按周禮天官凡諸大夫之喪宰夫使其旅率有司而治

之旅冢宰之下士也大貞則小宗伯命龜重其事也且大夫多矣而宗伯不過二三人春官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縱不憚煩能徧及乎儀禮士冠士喪特牲皆有宗人此豈宗伯哉孔疏引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然肆師下大夫非大宗伯也職喪是上中下士實主公卿大夫之喪外註謂是都宗人家宗人周禮雖不言相及命龜然既正都禮掌家禮則相及命龜固其職也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邑則以都家分大

小亦可又按曲禮大宗即宗伯然無人字書顧命上宗
奉同瑁由阼階隮而宗人不過奔走於其旁則宗伯是
上宗而非宗人明矣
以前經云復尊卑俱顯明也此直云大夫故云亦
如前文爛脱君與士也
孔疏似未得註亦字意愚按前經言復註云爛脱失處
在此是錯簡也今言葬時車飾但及大夫無君與士是
缺文也前之錯簡是簡策爛脱此之缺文亦是簡策爛

脱

其孫雖士五句

若大夫昆弟全無者下當釋則從其昭穆之義疏乃云其孫雖士亦得祔之與經不合故前文云三句亦與上下詞意不貫

但士用特牲大夫用少牢其餘皆同是祭饌如一鄭註祭饌如一葢言配亦此祭饌不配亦此祭饌王父與王母等耳非謂士與大夫祭饌如一也

殯是為死者故數往日為三日杖是為生者故數

來日為三日

生與來日者從死之明日數之除死日也然則士三日之朝杖實是死之第四日死與往日者從死日數之也故鄭註云士之喪二日而殯於死者亦得三日也而孔疏亦云數往日為三日或作數往日為二日者誤也

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

集註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則朝夕各一溢不及一合

似乎太飢飽而忘哀非禮也飢而廢事亦非禮也按鄭
註孔疏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唐賈公彥亦
云則集註一溢下脫去一升兩字耳間傳放此
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
一溢米非飯也故儀禮只言歠粥間傳亦云食粥孟敬
子所以慮及於瘠也若飯止一溢之米雖食食能無瘠
乎下疏食同言無算者粥與飯皆隨須而食無定期無
求飽心哀事遽不與平時同

大胥是斂衆胥佐之

舊說胥讀為祝而家臨川曰太祝之爵為下大夫喪祝為上士非能親執斂役者故雖身親涖事而以其下之胥服勞大胥大祝之胥也衆胥喪祝之胥也此依經胥字解似矣然按周禮序官大祝喪祝之胥列府史之下特庶人在官者耳士猶以士斂而君乃僅以庶人斂乎大祝職大喪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所謂大祝是斂也小祝職凡事佐大祝所謂衆祝佐之也喪祝職凡卿大

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正與大夫之喪衆胥是斂合
惟士不敢使祝斂故曰胥為侍士是斂儀禮亦云商祝
主斂如以祝為非能親執斂役何以下文即云商祝鋪
絞紷衾衣邪古人極重喪禮雖弔賔猶曰非從主人也
況臣乎

胥為侍士是斂

若據周官胥四人而言則庶人在官者反尊於士也而
然乎

鯀障鴻水而殛死

朱子云殛誅也蔡氏曰拘囚困苦也惟無功烈於民故見殛殛矣而有功烈乎哉有功烈矣而見殛于舜乎哉禮家不稽尚書孟子而反據魯語謂鯀與舜冥皆以死勤事之人過矣夏之郊鯀子之仁虞之殛鯀君之義使鯀果有功舜之刑不幾濫矣乎石梁謂祀禹非祀鯀亦屬回護之詞葢上文明言郊鯀矣又按周語太子晉諫靈王云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左

傳子產亦曰堯殛鯀於羽山此時堯未殂落故謂之舜殛可也謂之堯殛亦可也若以鯀為有功則必不可劉氏陳氏皆謂鯀以死勤事如其然也必治水而為水所溺乃可鯀則殛死耳安得與冥之水死並稱也哉

如欲色然

註疏謂似人貪欲女色然王肅難鄭何得比父母於女色而解為如欲見父母之顏色集註則承愛字來以為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三說不同

後來居上

比時猶先時也

比及時也集註比時及時也上文慮事不可以不豫乃是先時先時慮事豫則比時具物備矣

但天子尊故以父事屬之諸侯卑故以兄事屬之

天子尊但事父行故以父事屬天子五更非不養也諸侯卑兼事兄行故以兄事屬諸侯而三老之養益可知矣

百衆以畏

神為孔子所不語故仲由雖問而不荅也何獨於宰我而諄諄且百衆以畏萬民以服只得象教甲裏事不但周無黔首之稱可以驗其為秦漢人所竄入矣

見間以俠甒

見字疑衍間去聲雜也舊説以覸字誤分而訓為雜然一覸字也此既誤分為二何見以蕭光又缺其半乎近閲戴禮緒言與余適合

即前言歲時朝之也

愚謂歲時齊戒沐浴而朝乃養獸之官耳天子諸侯不得云朝故納而視之曰召朔月月半曰巡與前言躬朝異矣召牛曰君巡牲曰君則歲時之朝非君可知況未卜曰獸卜日曰牲納視之前獸而未牲何至以君也而朝之

重事之義故問之也

孔氏以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歟為夫人問辭故原其

所以問之意葢重事之義也愚按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鄉下已隔記人遂副褘而受之因必牢以禮之二語則此古之云云作記人語亦可

哀公問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

嚴陵方氏引君子也者云云乃孔子對公之辭非公問孔子之詞問曰中間當有篇字

故為子道惟有命

葉氏曰誠身未能順親是非在我者也故為子道惟有

命以舜為聖人猶以瞽瞍厎豫為難則國人稱願然曰
幸哉有子如此君子亦不謂性也如石林言則遭人倫
之變者將諉之氣數矣視孟子論性命主理不主氣何
如

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

敢過

東行向東行也西行向西行也或老者向東去而君向
西來則相值矣或老者向西來而君向東去則亦相值

矣勿敢過駐輦以致敬也若不相值則不相見雖不憚回車就見之煩而末由矣應氏說似迂

族有七十者弗敢先

或謂此正以申上文三命不齒似也然下文即云七十者入朝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則三命之爵亦當後於七十者矣蓋貴貴之義老老之仁並行不悖陳氏葉氏所以不改註疏也

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

於物無防事可應也於邪物則仍防齊則虛中以治之
不應他事況邪物乎者欲無止祇是下文聽樂之類與
縱欲不同

父北面而事之

祭統所云父殆諸父耶尚書云父義和集傳云同姓故
稱父上文云於祭者子行也則只是其子一輩非即其
子矣故曲禮曰凡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康成云尸卜
筮無父者

古者不使刑人守門

古者鄭氏謂夏殷刑人惟古不使周則墨者使守門矣墨者守門昭其賤也雖賤而有守門之功故既祭之末以其餘畀之

夫鼎有銘一段

此記極譽論譔祖德者之賢而所述鼎銘不過孔悝今觀其詞假言莊叔成叔之功是誣也烝鉏立靈公元銘反不言不明也利己之得次名于下私而不仁也六月

假廟而銘之卽於是月飲悝酒而逐之詐而無以重其國家也記人為誰何乃曲學阿世如此乎莊叔名達成叔名烝鉏

天子無親迎

許氏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鄭駁之云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於渭卽天子親迎明文也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從公羊義也然詩說云文王親迎于渭紂尚南面文王猶諸侯

耳又正義曰哀公所問當問已諸侯唯魯出周公故解
先聖為周公又魯得郊天故云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據
此二條鄭說不足信矣竊謂天子至尊無敵不當親迎
若太子則未為天子也奉君父之命以納妃禮當親迎
諸侯亦娶於諸侯其體敵禮當親迎有故則改期正義
曰有故得使卿逆也親御授綏亦止迎於其所館耳豈
其委宗廟社稷而遠適異國以逆婦

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

作辭以為口實也作則羣相效尤也命令雖嚴民其敬
恭否陳氏謂民猶以為言之成文動之成法則民已敬
其上矣孰是言動皆過而民猶敬其上也乎説約云下
文言不過辭方是言之成文動不過則方是動之成法
養齋云百姓不命而敬恭方是民以君子為言之成文
動之成法

孔子閒居篇

篇中引夙夜基命宥密孔疏指文王武王集註因之雖

與朱子釋詩異實本國語也按周語叔向以此詩為頌文武之功韋昭註成王成其王德也成其王命也又酒誥成王畏相蔡傳云成就君德敬畏輔相大雅下武篇成王之孚朱子亦以為成王者之信云

王位是聖人所貪

孔疏着欲將至如此似與上經無私背不如集傳泛言所願欲之事為妥下經疏云殷周以戰爭取天下恐其有私兩疏自相矛盾

以甫侯申伯先祖伯夷掌岳神有功

愚按伯夷與四岳雖皆姜姓實是異人舜典有云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益四岳內舉不避伯夷非即掌岳神可知伯本孔疏然帝堯巽朕之命但咨四岳故僉曰對下岳曰僉字以岳所領諸侯言

貧而好樂

坊記集註樂音洛王氏曰添一好字恐非孔子語按曾論貧而樂好字誠不必添若以樂字如字讀好樂好禮

作對仗如何蓋貧固易怨以和為貴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而使其心應和好之則和矣和則較優於無謟矣即與曾論小異義亦可通也

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

按孟子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天子三公當受地視公王制有云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若公之孤侯伯之卿而與天子三公同尊卑之等安在乎

高宗云

書序有高宗之訓坊記所謂高宗云謂高宗之訓有此語蓋今文尚書也註謂名篇在尚書以此疏云按其惟不言之文在尚書説命之篇言乃讙在無逸之篇然説命是其惟弗言無逸是言乃雍與此小異檀弓則無高宗云三字

坊記引春秋記晉喪

穀梁釋其君之子奚齊以為國人不子惟國人皆不子故曰殺胡氏釋其君卓以為里克君之惟里克君之故

曰弑深得麟經之旨此特証没喪然後稱君義亦可通然似非仲尼本意

今以類推之當在所引詩下

以此坊民十一字在詩云之上文法稍變詞義甚妥適從註疏可也集註必以類推拘矣

小人之中庸也

此子莫胡廣之託焉者也肆無忌憚甚於撟著之小人雖欲託之實則反之

謂他人性識聰敏一學則能知之已當百倍用功

而學使能知之

能字承擇善固執來須兼知行孔疏似漏

變則化

孔疏明㪅疏云初漸謂之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為化如月令鳩化為鷹是為鷹之時非復鳩也猶如善人無復有惡也

祭極敬不繼之以樂

註引祭義饗之必樂已至必哀以証極敬與繼之以樂

樂字不同繼之以樂是任情肆欲忘其敬心

威莊强教也安則悦矣

吕註遺有禮而親一句當補云有禮威莊强教也親而

安則悦矣

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

吕氏謂此二句乃君之所以報臣然受非授也似與以

官爵人德之殺也殊此云不以大言受小禄而坊記則

云寧使人浮於食坊記為優

辭欲巧

鄭註巧謂順而悅之也殆所謂巽與之言歟荅子貢之善道非歟戴禮緒言辭巧而本於情信雖巧無傷

禹立三年節

此專為君勉也引詩書皆以証豈必盡仁也師尹雖不仁然君既仁矣即兆民賴之而下土以為式一禹已足豈必盡仁哉孟子云君仁莫不仁縱有臣如尹氏不斥

則化耳倘臣則仁而君獨否竭忠盡智庸有裨乎

葉公之顧命

按春秋內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是年秋楚白公作亂子高討之國寧而老於葉則孔子先子高而卒明矣安有孔子之言而引葉公之顧命者乎

案尚書云小民惟曰怨咨今此本作資字鄭又讀資當為至以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

疏謂鄭不見古文愚按下經鄭註古文周田觀文王之

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則古文尚書鄭固見之矣其讀
資為至只是望經為釋使小民惟曰怨小民亦惟曰怨
句法相稱耳

中月而禫

三年問云二十五月而畢王肅主之漢喪服之制謂之
五五間傳云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主之間傳本
之儀禮而孔子亦以朝祥暮歌者為踰月則善今律二
十七月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皮樹

集註云其狀未聞愚按張鎰禮圖云皮樹人面獸形今文樹作豎陳用之禮書云皮樹儀禮或作繁豎其狀人面葢人面而能豎者也

敬以此觴而養不能

竊疑養而言敬言敬養而且跪恭遜也若勝者明指負者爲不能豈恭遜之道乎即曰示罰不親酌足矣

投壺鼓

圓者擊鼞鼞聲下其音榻榻然方者擊鼓鼓聲高其音
鏜鏜然註疏云爾録之以審音

悉數之乃留更僕

儒行篇不甚長數之何待更僕耶此等語氣不過要哀
公命席耳且其詞多激烈故李氏以為戰國豪士所以
高世之節而藍田呂氏亦疑非孔子之言

異弗非也

葉氏曰異於已者或行怪也惡而勿非竊疑行怪則惡

矣惡則為君子之所非也宜何居乎惡矣而勿非也方

氏曰非其所可非不必異乎已較穩

見於母母拜之

孔疏云按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

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從奠者處來今詳儀禮經

文或云薦脯醢或云用脯醢為冠者設非奠廟也母拜

受有脯無酒儀禮又云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

焉無母拜受之文石梁謂母拜受脯為適長子代父承

祖與祖為一體不其然乎觀醮於客位則父猶客之矣父母斯須之敬正使子敬身以敬親自此始也子拜送而母又拜者凡婦人皆俠拜士昏禮云婿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

按燕禮賓取薦脯以賜鐘人註云取脯重得君賜必賜鐘人者鐘人以鐘鼓掌九夏今奏陔以節已用賜脯以報之然則取脯見母殆亦重得父賜念母生育以至成人也歟

十三經義疑卷五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録監生臣葛魏錫